

「昨晚，妳爸爸拿著拂塵，一遍又一遍輕輕拂過我的臉，我的腳……」母親輕撫臉的手又落在膝上，習慣性地摩娑，她的眼神逐漸迷離，陷入冥想，嘴角不自覺湧現的微笑則恣意的傾泄祕密！



愛在不言中

躡手躡腳的輕輕走開，因為我知道，有了父親，母親今兒個又可以快樂一天了。

其實父親生前是很依賴母親的，尤其到了晚年，他們濃郁的感情在舉手投足的彼此照顧，和眼光的留戀中很自然的表露無遺，看在我們子女的眼裡，早已司空見慣，難免會心一笑。那樣一切盡不在言中之情，真正是不同於現代年輕人嘴皮上的愛啊！

有一次，母親因子宮長瘤到高雄動手術，前後大概有半個月的時間。因父親年事已高，血壓糖尿之頑疾纏身，身體狀況不是很好，說好了由大嫂在虎尾老家留守照顧；父親無奈，除了預先分頭打電話給我們四姊妹，千叮萬囑我們必須和二哥二嫂互相配合，輪流照顧母親外，每天不等我們回電報告病情，他老人家一日三餐定時問候，因為私人醫院病房沒有電話，只能由我們負責傳話工作。

一天，電話那頭竟因思念情切，囁囁嚅嚅的傳出：「阿青啊！我好想妳媽吔……」我一聽愣了半晌，差點笑出聲來，父親為了愛，竟放下他原有的嚴肅身段哩！

當父親去世後，不難想像母親因失去了精神支柱，很快就被病魔擊倒，不良於行。只有在母親數說父親生前種種，提及父親曾應允她死後必不忘拿著拂塵來看她，唯有那一刻，母親才彷彿真正擁有是一雙健康的腿，整個人精神燦爛！

記憶中，從小到大父親給我們兄弟姊妹，甚至親友之間的感覺，都是嚴肅又不苟言笑的。然而每當面對父親不怒而威，或我們稍有差錯就竹枝伺候的斯巴達教育時，我們雖然畏懼，確有更多的敬愛；只因著父親是那樣堅守忠厚孝義傳家的庭訓，身體力行，他確實是負責盡責的好父親哪！



深長的恩情

上初中時，我因沈迷小說世界，落得滿江紅的成績，父親一怒之下，緊抿著嘴，手上竹鞭勢如雨下，狠狠地抽了我一頓，任我跪在榻榻上半天之後，喝令我收拾行李，搭上南下火車，獨自遠離家鄉負笈到外地求學，然後長嘆一聲，掩門而去……

那年我十四歲，初次離家出遠門，噙著淚水一路抽抽搭搭，誠惶誠恐到父親預先為我安排的學校，一路上腦海中不停閃現的念頭是：爸爸好狠哪！竟把我敢出門了！

一個月過後的週末傍晚，當父親僕僕風塵，手拎著母親滷好的全雞，滿臉愛憐的出現在我租住的小屋門前時，悸動的淚水再也不聽使喚。雖然父親只輕輕一句：「快吃吧！是妳媽特地為妳做的；在外頭自己要學習多保重身體啊！」

唉！而今每每思及曾經年少痴狂，不知天高地厚的枉費不少青春歲月時，

心中仍隱隱作痛，父親當年的當頭棒喝，不啻給了我一個反省的契機，也的確讓我在另一個嶄新的環境中學習到獨立自主。

我雖非老么，卻是家中兄弟姊妹最後一個結婚的。父親經過一次輕微中風，再加上糖尿病的影響，體力視力都已老邁，但當母親忙著為我張羅新娘陪嫁的金飾、服飾，給公婆姑叔等的見面禮時，父親則堅持親自買來粉紅色喜慶用的紙製條幅捲軸，戴著老花眼鏡，慢條斯理的打好格子後，左手拿著放大鏡，右手執起七紫三羊毫小楷毛筆，巍巍顫顫的一筆一劃，為我錄寫「朱子治家格言」，整整寫了三天，在我出閣前夕，鄭重的交給我，語重心長神情肅穆的殷殷叮嚀：

「孩子！婚後不比在家，希望你能稍改倔強固執、嫉惡如仇的個性，能學習緘默，少說話多聽多看多學，多做事；好好的伺候公婆，要當是自己的親生父母一般孝順，要能逆來順受，才會得人疼愛，才不至讓人家笑我們沒有家教，知道嘛？……這以後，妳可以不必常惦著我們，因為我們也有自己的媳婦照顧著。」

一席話聽得我是五味雜陳，百感交集。

從小一直都是在父母親傳統保守的舊社會禮數家教中成長的我，也曾經很不諒解，不以為然地問父親，為何從來都不肯到女兒女婿家中小坐，串串門子？難道嫁出去的女兒，真是潑出去的水？

「咱門做『後頭』的，要堅守兒女親家的分際！女兒既已嫁人，就是別人的啦！我們沒事往女兒家跑，會落人口實的。」結婚十年至父親去世，這之中他只上過我們家一次，前後不到五分鐘，屁股都沒坐熱就走了。唉！想來，我擇善固執的臭脾氣也不是沒來由的。

永恆的傳家之寶

飯後一根煙，快樂似神仙，三十年如一日，父親一直是奉行不二的，可是當醫生一說：「血壓高，又有糖尿病，最好把煙給戒了。」

父親回家二話不說，逕自拿起煙斗，擦了又擦，古董似的，把玩良久，然後放進客廳的玻璃櫃中，從此以後，香煙就成了他的拒絕往來戶，那支煙斗也成了他的純觀賞品了。我們看了，個個都覺得納悶：那支煙斗，充其量不過是二十元新台幣的價值而已，又不是什麼貴重之物。

父親卻說：「這可是我訓練自己、考驗自己毅力的好方法啊！看不到不抽不稀奇，天天看得到，摸得到，卻能坐懷不亂，這才是真功夫啊！」

記得父親當年在糖廠服務時，他在公務上公正廉明、一絲不苟的作風，也是出了名的，真正是一個不折不扣、擇善固執、堅守原則的人。父親曾為杜絕屬下送禮的歪風，好幾次，誠心誠意的三顧茅廬送禮，父親硬是不為所動，還不厭其煩原封不動的親自一一送回！懇切直言並不矯飾，也曾撂下重話：「再要送來，我就要生氣，送到廠長那兒了！」

因為父親拉拔屬下雖不遺餘力，卻不願將人情套在部屬頭上，任何事情都要堅守「上樑不正下樑歪」的原則。那時候，因為糖廠水利工程的公務，經常有和廠商接觸的時候，炎炎夏日外出洽公，他向來習慣自帶水壺，廠商們的汽水、香煙，他是既不喝也不抽，理由都是為了好辦事。

直到現在，母親一提及父親生前種種，還是掩不住一臉信服：「你老爸一生不貪不取，忠厚老實廉潔的風範，正是他留給你們子孫最好的傳家之寶啊！」

是啊！傳家之寶！下意識的挺直脊樑，這份香火的傳承，自是想當然爾的當仁不讓囉！

父親逝世九週年祭日轉眼即至，驀然回想，父親一生嚴峻、慈愛、風趣兼而有之。轉頭一看，經我軟硬兼施來家小住的老母親這會兒猶自沈迷在父親的「愛拂」裡。我的眼光不經意又落在牆上那幅兩次裱褙過的「朱子治家格言」條幅上，父親的字跡筆劃顯然是虛弱無力的，但因為有愛的力量，那一字一句早已深嵌在我的心版上了。

